

說部叢書

第二十四集
第四編

政治小說

殘蟬曳散錄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洪荒鳥獸記

五二
角册



商華全完
務商
館書印
版出

書言南美腹地人迹不到處。有靈境。上古生物久絕迹於人世者。咸窟宅其中。更有兩種蠻人。聚族而居。入其中者。爲英國探險遠征隊。計四人。皆博學。取所見飛潛動植。一一討論。其說理之明瞭。引證之贍博。可以益人神智。全書八萬字。而緯以愛情。點染生動。能令讀者百回不厭。譯筆亦雅馴暢達。洵爲情文並茂之作。

壬(1116)

中華民國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印刷
中華民國三年十一月初版發行
中華民國四年八月十六日再版發行

(殘蟬曳聲錄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

著者 原作
著者 譯述

英	閩	靜
國	侯	海
測	林	陳
次		家
希	紓	麟
洛		

發行人

上海棋盤街中
印模

印
刷
人

鮑咸昌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西安 太原 濟南 開封 成都 重慶 漢口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福州 廣州 潮州 桂林 雲南 澳門 香港

殘蟬曳聲錄

序

殘蟬曳聲者。取唐人蟬曳殘聲過別枝之意。諷柳素夫人之再嫁沙烏拉也。當時羅蘭尼亞人。惡專制次骨。故並國主之所愛而蟻之。史所不詳。余亦未審柳素之有無其人。但書中言革命事。述國主之嶮暴。議員之忿眦。國民之怨望。而革命之局遂搆。嗚呼。豈人民之樂於革命邪。羅之政府。不養其癰而厚其毒。一旦亦未至暴發如是之烈。凡專制之政體。其自尊也。必曰積功累仁。深仁厚澤。此不出於國民之本心。特專制之政府。自言強令國民尊之爲功。爲仁爲深爲厚也。嗚呼。功與仁者。加之於民者也。民不知仁與功而強之。使言匪實而務虛。非民之本心。胡得不反而相稽。則革命之局已胎於斯。故羅蘭尼亞數月之中。而政府傾覆矣。雖然。革命之局。易而共和難觀。吾書所紀議院之鬪。暴刺擊人人。思逞其才。又人人思牟其利。論事之當否。必堅持強辯。用途其私。故羅蘭尼亞革命後之國勢。轉岌岌而

不。可。恃。夫。惡。專。制。而。覆。之。合。萬。人。之。力。萃。於。一。人。易。也。言。共。和。而。政。出。多。門。託。平。等。之。力。陰。施。其。不。平。等。之。權。與。之。爭。黨。多。者。雖。不。平。勝。也。黨。寡。者。雖。平。敗。也。則。較。之。專。制。之。不。平。且。更。甚。矣。此。書。論。羅。蘭。尼。亞。事。至。精。審。然。於。革。命。後。之。事。局。多。憤。詞。譯。而。出。之。亦。使。吾。國。民。讀。之。用。以。爲。鑒。力。臻。於。和。平。以。強。吾。國。則。鄙。人。之。費。筆。墨。爲。不。虛。矣。

中華民國元年七月朔蠡曳紱於宣南春覺齋

殘蟬曳聲錄

第一章

當秋初盛雨之際。欲晴未晴間。溼雲團結。日光忽穿漏而出。然雲陣尙迅走而黑影下。布林端屋脊。皆是其地。曰羅蘭尼亞。雨過塵消。而潮溼之氣尙來觸人。惟經此大雨。秋氣頗盛。涼風扇人。爲狀殊爽。而萬樹尤爭出新綠。時爲九月初一。秋光滿眼。適於行人。於是畫家及常病之人。咸來攬勝。並吸取空氣。以冀宿疾就瘳。顧雨雖暴迅。仍未能遣散。議院前。齎集之人。士蓋此人士。盛氣勃勃。勢若不能爲暴雨所抑。雖周身濡溼。人人熱血潮沸。亦不因猝被涼爽。遂卽消歸。無有旁觀者不問而知此等人。必有至切之憂。故成此狀態。議院本屬舊制。平日沈沈然。乃至今日。亦似有鬱怒之勢。院之前門。本有紀勝之碑銘。及古藝人之石象。院中則騎卒荷槍駢列階下。餘則步軍守門。不聽游人騰擁。然兵隊之後。悉皆平民。一道長衢。幾無插足之地。亦有攀登石象之跌騎坐豐碑之頂者。碑旣爲衆跨登。則不見有。

碑但如畫重疊之人矣。不寧此也。院旁大樹亦攀緣都滿。至於樓窗屋脊。簇簇然但見人頭。衆既盛集。人人尤含武怒。似欲求逞於一時。勢若狂飈吹海而立。少須騎危之人。忽大聲演說。應者萬喙。然亦不知其所語之何謂。蓋此爲羅蘭尼亞中最注意之一日。自前此內亂局成。忽忽五稔。人民痛彼專制之毒。迹其所以中央政府之權過偉。故壓制亦至有力。且亂後凡有知識之秀民。心已厭兵。但使專制不恣行殺戮。卽亦安之。故能容忍。至於五稔之久。無如內政專制日尤酷烈。前此不過黨爭而已。今則人羣中有國主慕拉拉之舊人。卽前此擁立慕拉拉者。與民黨爭而倖勝。故慕拉拉心滿志得。恣所欲爲。今慕拉拉之舊仇亦爭集院門之外。或舊創尙留癍痕。或家產經彼籍沒。或從岸獄逃越而出。深仇宿怨填滿胸臆。此外尤有流離在外而倖歸者。匪不爭集。此輩在政府初立之時。已極力與抗。抗而不勝。宿憾至於五年。此五年中嚴刑峻法禁民勿聲。較諸父老所宿遵之憲法酷至百倍。民尤以此恨之。國主恆言國中黨派過盛。人多口雜。所以不令以代表

詣院。然院制本許平民入座。而國主猶嚴勒以爲不可。於是積忿與日俱深。前此民黨大敗。所剩之健者。乃無幾人。已而聚集日廣。遂立一魁率爲主。而四方日爲鼓動。人人咸有傾覆政府之心。而都人尤以革命爲救亡之舉。時時噪動。日無寧暑。已而軍隊中亦爭屬心於民黨。國主計窮。乃亦降心以就。下令於九月一日。許人有選舉之權。以代表達平民意嚮。參與政事。命令既下。平和黨人意念稍釋。唯激烈黨必不謂然。顧羽翼鮮少。乃曲徇平和黨之意。一一署諾。大事既定。政府卽出邏騎。取激烈之黨魁。下之詔獄。而黠者則聞風而逃。逃者非他。卽前此戰敗之黨人。出奔五年。竊歸來。與其事。迨捕急。復遁也。而國主尤下令收取軍火。因是見逮者愈衆。而歐洲諸國見此亂事。爭勒兵觀釁。旣知政府勢盛。民黨決無能爲。卽民黨亦但靜候。此九月一號。用驗國主命令之信否。已而九月一號至矣。其前一日政府亦以人出。許七萬民人有選舉之權。本國舊俗必取國主親署其諾。至選舉章程。則廣行印刷。分諸各部。制其人數。至於前此之定律。有許人議論國主之

優劣。況此國主大失民心。爭欲去之。故人集俟門外。日中人聲如沸。亦有默然不發一語者。靜觀其變。迨國主車至。經衆人之前。有識者已預禁止。不聽失禮。然人人仍目射凶光。必欲去此。更立賢者。意殘人去。而民主之基。植立矣。忽見階級高處有少年。出衣冠不整。顏色暴變。此人爲慕雷替官。國務院中既出。衆爭歡呼。承迎居前者。發聲居遠。不見者。知爲慕雷替。亦爭拊掌作聲。而和慕雷替當階演說。衆仍不聞。但見其脣吻翕闕而已。復見一人出拊慕雷替之背。親切與語。力引之入。既而有第三人出。爲年已老。衣地方自治之公服。既出。顫不能舉足。歷階而下。階下已備一車。以迎此叟。衆見叟復大呼。高陶爾。君安否。高陶爾者。議長也。在新黨中。爲領袖。既下登車。行至於人羣中。衆仍歡呼開道。以過其車。車門不閉。人都見此叟。鬱鬱一無歡意。顏色慘變。翕脣力蘊。其怒且手戰不已。衆本歡迎。及見叟之窘狀。則又失望。爭圍車側。問故。叟不答。卽麾御者力驅其車。衆見車行。然仍徐徐隨之。人人惶恐。亦逆料必有變故。急欲知之。已而謠詠爭出。謂國主不肯。

署諾飲劍而死。又云令兵將開彈擊平民選舉之事作罷矣。吾黨沙烏拉已爲總統所囚。囚於國務院。又有一人言死矣。衆聞言大譁。聲震林木。然院旁有高樓。樓中有人下視。樓與議院隔一小街。旁有人執兵守護。其上有月臺。見慕雷替身登其上。衆見慕復譁起。就而迎問。慕以手止衆。譁止頗聞其聲。慕曰。汝輩又見愚矣。夙所延盼之事消歸。無有汝輩。又見愚矣。連語者再。此語一出。爭相傳說。萬衆一聲慕。又曰。選舉之籍已削逾半。汝輩何望。趣寧爾。家衆聞言少靜。已復大譁。勢將爲變。當此之時。國主之車至。御者仍衣民主國之號衣。其後有槍隊擁護。車至階下。國主衣華美之公服。出胸次懸寶星。神宇靜穆。既下乃少停。不登車。意似待衆之譙詈。並車者另有一人。國主與之立談。其人爲羅威忒內務部總長也。既下指麾大衆。似與國主議論。始登車行。忽聞衆譁。羅威忒復下。歸議院。國主乃自行。旁侍之兵舉槍恭送。平民呶呶作恨聲。中有騎將據鞍語其所部。發令而步隊卽分行聽令。驅去。民衆闢道過國主。國主行時。騎士前導。加鞭馳驟。車至空場時。衆

爭前進。夾擁國主。不聽行。而騎士大呼。斥衆。衆不動。仍銳進。騎士怒曰。汝輩儘前。吾當以力闢道耳。顧騎士雖呼。而衆仍集。爭指國主。詈曰。汝以詐愚人。且誤國。雜以嫚語。至筆不能紀其穢復。曰。汝趣歸。吾民權勿久據。不反。此時人羣中有開槍者。厥聲上嚮。槍聲既動。騎士亦縱槍迎擊。人乃波裂而鼠竄。或仆於道。後至者。力踐其背。死者枕藉。有爲馬所踹者。有中彈而顛者。一片哀號之聲。震眩天地。其稍遠者。猶礮石以投。騎士或有袖出手槍者。國主端坐車中。神宇自若。見騎士恣擊。亦不禁止。如觀雜劇已而。國主之冠。亦爲飛石所中。落血被其面。亂民仍銳進。意欲取國主而轆之。幸衛士勇且有火器。民黨始大敗而逃。國主見亂民已奔。色亦不動。逃者口中仍肆詈不止。當此之時。步隊兵官亦頗震恐。意欲開槍。卽語其曹曰。宜殺此亂民。其曹對曰。可試以此輩驗吾彈之能否中的。唯試驗之物。爲值甚貴。兵官語已。迴顧所部。令開槍。中有一官爲中佐。力止之曰。勿須衆宜以一半擊之。可立走號令。既發兵。皆撥動槍機。且發衆復大奔。中有一人冠草冠。向兵隊而。

奔力止之曰。諸君勿趣。趣當以人道爲重。吾力能發遣此輩。此人語發。兵官少止。已而槍發。彈出如貫珠。而草冠之人中彈立斃。於道接續而死者縱橫。皆是爲狀不一。特民已奔逃淨盡。道上寂然。但有伏尸。而國主之行已遠。行次宮門之外。宮外衛士尤多。國主夷然自入。亂民既散。噪聲亦息。臥尸可四十具。而彈壳亦零星滿地。遂來數巡警以車載尸。行並拾遺冠雜物與彈壳。是時大亂止矣。

第二章

國主及衛士既入大門。至廣庭中。垂近殿階。國主下車。心知身能脫難。全恃此軍。卽至軍官處問曰。吾兒耶。未被創乎。兵官曰。未也。國主則盛稱兵官之能。許其有勇。謂今日之事。吾不敢忘德。凡人董率有勇之人制勝。至易。余將加大賚於爾軍。復曰。中佐爾來良佳。吾早料及今日之事。余今將力保治安。勿更聽此輩恣意蹂躪。國主此語。蓋語一面色黃瘦之人。自角門入。至於庭下者。中佐曰。沙倫他爲陸軍警察之領袖。身兼二職。又爲陸軍部長。二事既兼。權力尤鉅。偶有亂事。萬人立

集。蓋沙倫他之爲人。遇大事弗慌。又屢經戰陣。瘡痍滿身。既智且勇。卽見今日之狀。亦不無少懼。既見國主血被其面。卽曰。國主見創矣。國主曰。無傷也。適爲飛石所中。此物乃至無狀。是中必有人爲之煽動。余意當密取亂首而誅之。適有人當衆而語者。誰邪。中佐曰。慕雷替也。陰鷲無倫語衆。謂爲國主所愚。國主曰。彼言民爲吾愚邪。膽力良不翅。中佐爲我取其人。吾不能耐其辱。旣而曰。爾勿促促。當少縱。勿激民怒。少須大聲指旁立一小弁。謂中佐曰。此人頗能軍。當敘錄其功。陞之高級。天下英雄固不計年。但以功敘。因謂少年曰。余斷不能忘爾。今日之爲我。於是國主入廣殿。中佐隨入。唯此少年武弁仍矗立階下。爲年可二十二歲。志滿意得。似計日趣升塗矣。國主之廣殿至宏麗。規模按民國而建。殿柱皆白玉石所製。但觀玉色足見羅蘭尼亞當日之富強。殿外堂塗以白玉作橫格牆上鑿石作書。鐫往代之戰績及製造都城故蹟。並及一千二百七十年國中議和事。餘則鐫蒙古使者來聘禮容。此外尙有在白露塢勝戰將帥像。其翹然特出者。則沙露丹侯。

象爲國死事者也。已乃及近年組織參議院事迹與赤魯瑜地脚海軍勝狀又次則鐫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國中內亂人物殿之兩旁有仰出之泉夾以綠蕉環生鳳尾之草。夏中居此涼意中人精神爲爽。殿後有廣梯。梯通國主燕息之所。門中隔以珠簾。時有一美人立於梯際。闌干之上凝眸下屬。衣縞衣與玉色之肌互相映發。媚若天人。但狀頗惶悸。旣見國主卽問曰：慕拉拉外間變故如何？平民乃爲逆邪。胡城中槍聲隆隆然。問已仍夷猶不卽下。國主從容答曰：事已矣。民黨不遂所求。遂爾鼓噪。吾中佐幸能部署國難以紓語已。復謂中佐曰：余觀今日之事尙有餘波。汝安輯爾衆勿離汛地。汝賜以恩餉。一日爲衆飲。資衛士功高所賚倍之。今夜汝當以銳卒邏偵城中。果有變動。吾守候於此。更發號令。遂曰：中佐行。吾願爾夜來平安。國主遂登中佐亦鞠躬出。此時美人亦下梯與國主聚於梯心。國主則引手與之作昵狀。女亦鞠躬與國主親吻。國主曰：今日幸無事。唯下此不審何時可以寧謐。吾亦莫必革黨羽翼。日衆余在院門登車時。生死呼吸幸已脫險。美

人曰。吾方聞槍聲。思君不已。心緒起落如潮。此時引首始見血迹。駭曰。主被創邪。國主曰。爲飛石所中。顧彼以石來。吾以彈報。兩兩相較。勝彼多矣。美人曰。院中何事。叟曰。國主曰。吾已預料其有此矣。余演說告彼平民。謂國是未定。將以舊日民主之老憲法斟酌而用。惟當刪除舊日選舉名籍。去莠存良。吾語已自治之議員出名籍。衆乃集觀。見人數減去其半。則大譁。擾高陶爾嘿然不言。其人殆大愚。羅威忒言待昇平後。籍中人數宜增多。語時衆復大譁。此時非吾衛士出劍即可斃余於議席之上。而慕雷替直伸拳作態向余。可謂狂悖極矣。因復外出。發巨聲爲蚩蚩者演說。美人曰。沙烏拉如何者。國主曰。彼尙寧靖。見名籍但有微哂而已。曰。此特數月之問題。吾問是語何指。而沙烏拉亦不吾答。國主語已。遂攜女手徐徐登樓。以亂事。方興。國主不能休息。既至樓上方欲入室。卽有一人自他門而出。迎國主。其人似老羸。久不出戶者。顏色慘白。鬚髮咸不理。黑中帶紫。故益襯顏色之慘。白手中捧文書數束。以指格之。其人爲祕書長。迷古國主曰。迷古何事。迷古曰。

然爲事僅數分鐘卽了。國主今日被虛喝矣。幸無事於吾心至慰。國主曰。今日之事。殊有趣味。語時頗慵困。卽曰。汝手中何文書也。迷古曰。此爲外務部事。英國以書至。言南斐洲交涉。外務長已署稿答之。國主曰。英人殊貪而暴。然吾當堅固。吾固勿令侵我民主之土地。今縱不能以兵相見。亦當以口舌文字拒之。迷古如何者。迷古曰。國主勿患。吾據理以爭。必得勝着。國主曰。雖折衝於口舌。然非得利。不可報書。中當嚴詞以拒絕此事。外尙何事。迷古曰。一爲軍隊事。一爲陞黜事。其下尙有馬更之預算表。請國主決之。餘則常行之事。語至此。卽語美人曰。今茲殊無間。幸恕吾勞。當於晚餐時再與卿把握。且今夕之集。各國務員皆至。耶女曰。舍羅威忒外咸戾羅。以有事羈絆。不卽至。國主曰。彼何事。彼今夕亦患上道行耳。如此無膽識之人。令人欲笑。然亦無福來嘗吾饌。柳素今暫別。八點鐘後相見也。語至此。國主步入小門。迷古隨行。柳素小立須臾。卽至牕外月臺之上。引目四望。草木蒼然。樓居高處。可以俯視一切。及於遠海。時斜陽去地極近。而人家牆宇歷歷在。

目。瓦屋。或絳。或碧。其間。隔以小園。榆柳之屬。離披。蓊鬱。如展圖畫。稍北望。則爲參議院。及國務院樓頂。峨峨接雲。西望。則爲海口。帆檣林立。環以礮臺。下有戰艦。數艘。此外。則漁舟三五。高張白帆。海水爲斜陽所射。化碧爲絳。明滅射目。柳素立於晚秋暮景之中。白衣飄舉。娥媚如仙。但視其容。便知其聰慧。可人。定非凡品。旣復多情。亦使人人迎拜。下風靡不尊禮。身材頎然。益以四圍之麗景。乃益增其美。而眉宇間。尤整貴如蘊。大志柳素之嫁慕拉拉。在五年以前。當時慕拉拉權力至偉。柳素之家族。本爲慕拉拉黨人。柳素父兄。咸助慕拉拉戰死於首拉透之役。其母以夫子均戰歿。則憂鬱以死。然尙及見柳素之婚禮。慕拉拉旣平內亂。遂幹此國。爲國主。則極力薦引其黨人。故黨人亦悅而擁戴之。卽位後之一月。遂與柳素成禮。人言出於上帝之締合。柳素素悅慕拉拉之勇。而有才且多財。而成功於國。慕拉拉尤時時動以富貴且儀容亦瑰偉動人。柳素嫁時。年方二十三歲。親族延飲者。至於經月之久。一冬幾無暇日。卽外國之親王亦爭集觀。勿論女貌。傾於歐洲。

卽以政治論亦足爲勳人之配。故客堂之上賓客大集。凡文學科學名家匪不戾止。卽各國欽使亦踵接其門。至於僕姬之兄弟亦爭陳乞得優差使。而夫婦尤極和洽。無不先意承志。及國勢日靡。慕拉拉旦晝治事。於是款洽日疎。而國憂叢積。額上亦現皺紋。柳素雖同室而居。至不恆相見。偶然聚首亦第言國事。無復溫存而彼都之人亦人人惴恐。似亂事卽肇於眉睫。自九月初一入秋之第一日凶兆已見。故富人避暑者仍居別墅不敢移家入城。雖被涼風無恤。尙有故家城居者亦不時出。惟與國主之燕始一窺足門外。自是警兆日急。一日人心憂亂。至於美人在側亦無垂涎之心。柳素雖處中宮而百姓乃聚怨其人。無復當時之欽仰。且慕拉拉方在困窮中而柳素當何力足以欽助其人。若令慕拉拉辭位則富貴立時坐失。正以辭職後門外將斷貴人長者之車。況羣仇注矢。安能致禮於讓位之夫人。於是柳素亦躊躇久之。謂己身乃不能贊助吾夫平亂邪。吾何爲不施以才力。然則聽吾終身之佳運。渺入雲霄邪。因立意曰。吾決爲之。但所爲又將從何着。